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

变化中的世界 与中国因素



国际关系研究 · 第一辑

黄仁伟：大国崛起道路的历史比较

刘 鸣：论国际体系中的均势机制及其理论

刘阿明：新布什主义：兼析布什第二任期对外政策

潘 光：进入“选举期”的中亚形势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应对

王少普：东亚多边合作中的日本因素

时事出版社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tudy, No. 1.

《国际关系研究》(第一辑)

The Changing World And The China Factor of China

变化中的世界与中国因素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化中的世界与中国因素（国际关系研究·第一辑）/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一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

ISBN 7-80009-967-9

I. 变… II. 上… III. 国际关系—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9832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 行 热 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 者 服 务 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68418647

电 子 邮 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spublish.net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230 1/16 印张：20.5 字数：246 千字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编辑委员会

主任：黄仁伟

副主任：张幼文 潘光 周建明 刘杰（常务）

编委：王少普 刘杰 刘鸣 余建华 张幼文
周建明 黄仁伟 潘光 蔡鹏鸿

主编：刘杰

副主编：吴前进 胡键 傅勇

《国际关系研究》编者语

国际关系研究正在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的“显学”，各种刊物、丛书层出不穷；学院、研究院如雨后春笋；媒体评论众说纷纭；诸子百家各显神通。在这个领域开辟一块学术讨论的净土，提供一方新芽迸发的沃土，是为《国际关系研究》诞生的初衷。

“中国崛起”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世界体系和中国国际地位发生深刻变化的反映，已经和正在引起世界范围的高度关注。最初是几个大国、继而是周边国家、现在则是整个国际社会都把这个现象作为战略研究的主题之一，中国成为舆论和力量的焦点。作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学者，岂能对此现象漠视而言必称西方大师。脱离中国发展轨迹的国际关系研究实在是误人、误己、误国、误世。

我们所研究的国际关系不应当仅仅是以美国为中心、以西方为主体、以大国冲突为主线的所谓“主流国际社会”，而应当主要以中国力量上升而引起的国际体系、大国关系、资源配置、合作冲突、话语理念等等以往所没有的种种变化，以及外部环境变



变化中的世界与中国因素

化对中国内部结构的影响为主。这个广泛而复杂的研究对象，已打破了我们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范畴。时至今日，以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安全关系为主的国际关系研究，显然已过于狭窄而不能概全。

因此，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以“中国崛起”作为主题，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作为主线，以广泛的国际行为体和安全与冲突的新因素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平台。其宗旨就是为未来的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作者、新话题、新成果、新空间。

这里登载的作者大部分尚不知名，甚至笔下还常常过犹不及。但他们是这个领域的新锐，他们带着清新的气息，充满着敏锐和进取。只有不为定见所禁锢，不受权威之束缚，才能开辟新的研究路径。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新秀从这块园地出发，走向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沿。

这里讨论的命题大部分没有定论，可能尚未发生而过于超前。但这些都是中国将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我们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国的崛起之路，就不能不设想各种前所未有的路径和模式，不能不研究各种可能性和变化。从这些新命题出发，就可能跳出那些西方老牌战略家们为中国摆下的“龙门阵”，也可以超越我们自己几十年来的思维定式。我国古代先哲就主张“兵无常形”，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更应如此。

这里发表的成果基本上是首度公开见诸学术界。新成果可以是观点新，也可以是材料新，更应当是体系新。以“中国崛起”为主轴，观察国际体系各层面的新变化，我们就可以不断地获得新成果。这种新视角、新方法的持续运用，就可能产生新的理论

《国际关系研究》编者语

体系。中国应当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这是伴随着整个中国崛起进程的理论创新。

这里展开的研究领域将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领域。传统国际关系中渗透着大量非传统的国际政治因素；非传统安全中折射出大国政治的阴影；国家行为体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有相互排斥，也有相互兼容；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高度交叉；国际因素和中国国内结构深刻互动；硬力量和软力量之间不断转换。所有这些，都给了我们思想和实践的新空间。

这些就是我们为上海、为国内以至国际学者所提供的国际关系研究园地。让我们共同播种、浇灌、培养、收获，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明天而耕耘不息。

黄仁伟 刘杰

2005年12月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目 录

目 录

《国际关系研究》编者语 (1)

大国崛起研究

大国崛起道路的历史比较 黄仁伟 (3)

“安全困境”、大国崛起与超越“安全困境”

——历史与理论 叶 江 (17)

英、法、德三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钱乘旦 (38)

关于国家定位的历史思考和对中国的启示

——以近代西欧大国为个案的考察 李宏图 (46)

国际关系理论

论国际体系中的均势机制及其理论 刘 鸣 (63)

中东民主化的理论探索 虞卫东 (99)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研究及其意义 傅 勇 (114)

美国研究

新布什主义

——兼析布什第二任期对外政策 刘阿明 (135)

重思美国新保守主义

——犹太视角 汪舒明 王 健 (154)

美国中东、中亚民主化战略比较

及其实施前景 周国建 王 震 (170)

欧洲研究

进入“选举期”的中亚形势和上海

合作组织的应对 潘 光 (189)

欧盟未来发展与中—欧战略伙伴关系 崔宏伟 (205)

中欧国家入盟后的对外政策选择 孙敬亭 (226)

中—欧安全观与中欧关系 朱雯霞 (241)

亚太研究

东亚多边合作中的日本因素 王少普 (263)

乡镇·平等·暴政·自由

——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 张 茗 (279)

联邦制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 余建华 罗爱玲 (298)

大国崛起研究

大国崛起道路的历史比较

黄仁伟

内容提要：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在世界体系中长期居于霸权地位的大国只有英国和美国。真正后来居上并取代老霸权国家、形成并保持新的世界体系的只有美国。先后崛起并挑战现存霸权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国家主要有德国、日本和前苏联；他们的崛起分别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并且都在崛起过程中失败。二次大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至今仍未有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成功经验，只有若干崛起为地区强国的例子。二战后德国和日本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居于战败国地位，但是他们分别借助于欧洲共同市场、北约和美日军事同盟，重新在经济上崛起，成为前三位的世界经济大国。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政治经济实体的崛起，是一个有别于大国崛起的新案例，但是它对世界体系的影响不在大国崛起之下。以经济全球化作为主要背景的大国崛起，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虽然中国走的是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崛起的道路，但是需要借鉴以往后起大国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大国崛起 历史比较 中国

作者简介：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美国崛起于 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上半期。以 1898 年美西战争为界标，在此前 50 年美国集中解决国内的统一和制度问题，并且在经济总量上接近头号强国英国；在此后 50 年美国愈来愈深刻地卷入两洋战略，并开始主导国际体系的建设。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美国完成其崛起的过程，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霸权国家。

美国崛起的成功首先在于它获得了当时世界上最充分的经济要素。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可以直接获得当时最发达的西欧国家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大规模流入。美国获得其广大西部疆域后，国内自然资源可以充分供应并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使它在崛起过程中不会因为资源短缺而经济增长中断。美国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和 20 世纪中后期的两次技术革命的主要发源地，这使美国的生产力和企业管理制度处于不间断的创新过程，在核心竞争力上很快超过欧洲并长期保持领先地位。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获得了对欧洲的巨大债券和战争赔偿，实现了世界范围的财富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从而奠定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

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拥有得天独厚的安全环境和国际条件。在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下，东西两岸的两洋隔绝使美国可免于卷入欧亚大陆的战争和冲突，也使当时的霸权国家诸如英国和法国

派遣远征军到北美的成本极高；即使发生与欧洲宗主国的战争，获胜的有利因素多在美国一边。美国周边不存在强国作为邻国，南北的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弱于美国，使其向西扩张的过程中以很低的成本换来极大的空间，广大的西部边疆成为转移东部社会矛盾的安全阀。美国内战既解决了国家的统一问题，又解决了国家的制度问题。废除南部奴隶制使美国最终摆脱了国家分裂和外部干涉的隐患。这样，到 19 世纪 70 年代美国完成南部重建后，就可以集中全国资源发展经济。经过 30 年的高速增长，美国终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位的工业大国。

在美国崛起过程中，国际体系因素应予以高度重视。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成为英国霸权及其殖民体系的直接挑战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成为英国的主要盟友。美国不是推翻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而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的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相反，德国和日本却充当了对英国霸权的挑战者，这不仅导致德、日崛起的失败，而且掩盖了美国崛起的巨大后果。在美国上升为新霸权国家的同时，却构建新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理念，如采取“新殖民主义”政策和创立联合国体系，使美国的新霸权比英国的霸权更具“吸引力”。

不可回避的是导致美国成功崛起的制度因素。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西方国家中是比较彻底和典型的，几乎没有封建主义的制度残余，使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比较谨慎地使用国力。从进步主义到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时代使美国摆脱了传统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从而避免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美国上台，避免了美国成为另一个世界大战的发源地。美国的企业创新制度使美国形成一大批最有实力的跨国公司，是美国综合国力的基础。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最早形成完整的思想库体系，从而使美国在崛起过程中获得充分的战略思想来源。这些制度优势使美国的崛起具

有较长时间的可持续性，从而积累更雄厚的实力基础。

简言之，美国的崛起是美国内外各种有利要素结合的产物，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美国作为唯一成功的崛起大国，其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但是美国崛起过程中的许多做法是中国不能效法的，而且时代背景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与中国具有类似性的要素主要是：国土幅员广大，国内市场潜力深厚，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制度改革和创新是崛起的内在动因，避免旧体制可能造成的崛起中断；尽可能减少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对抗，确保周边环境的稳定，以此构造崛起的外部环境。

二、德国、日本崛起失败的教训

德国和日本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度成为欧洲和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并对英国及其他老牌强国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在迅速崛起中必然遇到现存霸权国家和整个国际体系的压制，形成不可避免的生死对抗，最终导致其崛起进程的中断和失败。尽管二次大战以后，德、日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再崛起，但是始终不能成为完整的世界大国。这其中的教训，值得每个后起大国认真汲取。

战争是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崛起的基本手段。两国都是通过一系列战争完成其原始积累，并确立其强国地位。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实现统一，并获得土地割让和巨额赔款。日本则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获得巨大的财富资源及殖民地。这些战争不仅奠定了德、日崛起的基础，而且也大大地刺激了两国扩张的欲望，两国决策者都各自制定了征服欧洲或亚洲、直至称霸世界的战略计划。一旦走上扩张争霸的道路，战争机器就不会停止转动。俾

俾斯麦之后，威廉二世就把德国的“大陆战略”改为“海洋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同大英帝国展开争夺。德国由此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日本在侵占中国大陆后，也迫不及待地转向进攻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也走上与英美全面对抗的道路。由战争起家、又由战争而陷入灭亡，这是德、日崛起又失败的主要轨迹。

经济资源不足，配置手段的军事化，使战前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崛起难以为继。德国和日本在崛起初期都曾获得大量的先进技术来源，生产能力急剧扩大，在短期内迅速成为经济强国。但是在世界市场被殖民体系所分割、国际资源实际上被各国国界所封闭的条件下，德、日都面临着生产能力同资源不足、市场狭小的尖锐矛盾。在世界殖民体系基本确立的条件下，诉诸战争手段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就成为其主要目标。就这一点而言，没有经济全球化的充分发展，后起大国无法以和平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进而转向非和平手段，以军事优势弥补其经济优势的不足，采取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发展模式，从而在长期的战略对抗中丧失其持续发展的潜力。这就成为他们崛起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在制度上，战前德国和日本都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基本上没有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德国先是保留强大皇权的君主制，后是实行绝对独裁的法西斯专制。日本则实行神化的天皇绝对君权和武士道为基础的军国主义体制。上述两种制度上的先天不足是导致德、日把扩张作为国家最高利益、导致崛起失败的致命缺陷。这种制度缺陷又同德、日当时存在着的狂热民族主义思潮结合，从德国的“日耳曼优越论”到排犹主义的种族灭绝，从日本的“大和民族优越论”到“大东亚共荣圈”，使战争、争霸和扩张都带上强烈的种族主义特征。这种制度和文化都使两国的崛起变得极为野蛮残酷，当然就不能被各国所接受。

在地理环境上，战前德、日（尤其是德国）都面临着强国包围或列强林立的周边环境，他们必须采取军事结盟或征服周边国家的方式，以对抗更强大的霸权国家。一战时期的同盟国和二战时期的轴心国，都是争夺势力范围、发动战争的军事集团。一系列局部战争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不仅中断了世界和平，也中断了德、日的崛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德、日的战略家们特别热衷于研究地缘政治环境，地缘政治学同战争计划形成紧密的关联。

二次大战后，德国和日本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重新成为前三位的世界经济强国，实现其再崛起的部分战略目标。德、日两国都经历了美国主导下的民主改造，程度不同地清除了侵略扩张的制度因素。德国以法德和解为基础、以欧洲共同市场为核心、以欧盟的不断扩大为空间，成为欧洲的三大国之一。冷战结束后，德国实现统一，这与威廉二世开展“海洋战略”几乎整整相距100年。日本则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获得大量的美国资金和技术，迅速形成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占据了美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最大份额，并在东亚形成“雁行模式”。但是，日本始终没有对历史的侵略扩张进行认真的反思，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仍然是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战后德、日的再崛起始终是不完整的，第一次崛起的失败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再崛起的路径和前景。美国作为第一强国和现存霸权，将长期保持对德、日的战略控制。

回顾德、日崛起和再崛起的历史，使我们对中国崛起的道路进行反思。由于中国同德、日历史的某些相似性，特别需要防止德、日的非和平崛起模式的重演。其中最关键的是毫无节制地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以军事扩张来解决经济资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扩张特征。